

的历史，不可能与其他的古老世界分隔开来。……大概大多数现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基础，有更多的应归功于中国，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。”（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》，1956年伦敦文版第3卷“作者序”，第2卷第503页）李博士于1984年来中国出席第三届国际科学史讨论会，《文汇报》于当年8月21日有专题报导，也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。我们不能妄自菲薄，必须坚强地负起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重任！

必须指出，孔子由于历史的局限性，他提出的“知”（智育）、“仁”（德育）、“勇”（体育）教育思想，是具有阶级局限性的，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，是唯心不科学的，它既有民主性精华的一面，又有封建性糟粕的一面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方法，给以批判总结。因而我们对孔子的“知”（智育）、“仁”（德育）、“勇”（体育）的教育思想，必须用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地、辩证地、阶级性地分析批判，发扬光大这一份珍贵遗产，使其对人类更加发出光辉的贡献。

避寿南泉

1944年5月16日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刊载了一则消息：“小说家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年纪念，陪都新闻界文艺界打算举行茶会庆祝。张氏谦不肯受，已遣返南泉”。

这一天是张恨水五十寿辰。如果从他二十岁在孙中山先生所办的“蒙藏垦殖学校”读书时，用从南唐李后主“自信人生长恨水长东”一句中引来的“恨水”作为笔名，给汉口小报投稿时算起，到这时他的创作生涯已经三十年了。

这位旧小说家在抗战时期思想上创作上有了较大转变，是揭露“雾重庆”黑暗势力的代表作家。当时文艺界“抗敌协会”，“新闻学会”，重庆《新民报》社联合发起倡议，要为张恨水举行茶会祝贺。“抗敌文协”总务会长老舍先生还特地撰写了题为《一点点认识》文章，说张恨水是个“真正的文人”，心直口快，直言无隐，心里没有病。是个“职业的作家”，他也是个“没有习气的文人”，不赌钱，不喝酒，不穿奇装异服，不留长头发。《新华日报》社长潘梓年也写了《精进不已》祝贺文章。《新民报》总经理陈铭德，邓季惺夫妇，还有赵超构，姚苏凤，罗承烈，赵清阁，方奈何等许多知名人士都撰文祝贺。重庆《新民报》，《新民报晚刊》，成都《新民报》，《新民报晚刊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中央日报》等都出了纪念特辑。

是日，一位素不相识的读者专程跑到大甲湾《新民报》社送来了寿礼三千元。一位穷公务员满头是汗地送来了一笔攥出了汗水的聚餐金。读者吕彩章热心地整理了张恨水的全集目录。许多人纷纷写信给报社向张恨水致敬。

对于这一切，张恨水感激不已。但他认为自己是个“百无一用的书生”，坚决不肯接受大家的贺礼，退还了寿礼和现金，并在这一天早早地回到自己南温泉的茅草屋去了。过了几天，张恨水在《新民报》上连载了一篇《总答谢·并自我检讨》，向朋友和读者们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，并对自己一生从事新闻事业和写作的经历一一作了回顾和检讨。（阳阳）